

目录 ······

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  
偶像  
人民内部  
我也爱当代艺术  
无量咒语  
未发表诗歌

内容简介 · · · · · ·

　　从游荡街头的打口磁带小贩，到一大批年轻人顶礼膜拜的神父级摇滚偶像——这是一部个人奋斗教科书；  
　　从北京东村到宋庄小堡，从《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到《我也爱当代艺术》——这是一部当代艺术史补遗；  
　　从摇滚文化到吹牛扯皮，从社会批判到自我颠覆，从骂街术到致富经——这是一部中国草根意识总集。  
　　《忧伤的老板》这本书里，左小祖咒给你的不仅是一个“实用阶梯”，他给了你一个天天向上的文化怪杰所能讲给你的一切。  
　　十余年的传奇经历，未刊发诗歌二十首，二十年中国摇滚乐史  
　　附送金曲吉他谱七首，近期免冠半裸照一张  
　　吉他谱目录：  
　　当我离开你的时候  
　　苦鬼  
　　平安大道的延伸  
　　钱歌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小莉  
　　忧伤的老板

什么是爽——评《忧伤的老板》

文/陈哈   
　　  
　　左小祖咒出了新书，名叫《忧伤的老板》，书名是他去年的专辑《大事》里的一首歌名。这本书恐怕是他迄今为止最娱乐的“作品”。   
　　尽管在书里，祖咒阐述了自己这10多年来的经历，这也不能算自传，他只是捡一些大线条说了一下，最多算是前传。   
　　尽管很多人看完后，觉得这家伙疯了，口无遮拦指名道姓地骂了一大片人，其实这只是阐述事实，承袭优良的中华传统，大家习惯性把说实话当成是骂人。   
　　尽管在书里，祖咒挖了自己音乐创作的祖坟，其实他很清楚，就算你当面看他是怎么写歌的，你也成为不了他。   
　　尽管这是一本文艺到骚包的书，其实祖咒已经尽力把它写成了励志书。只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出狗屎，各人看这本书，有各人的体会。是否能得到一些致富的窍门、泡妞的法宝、成功的秘诀，完全取决你自己。   
　　正常来说，敢这么写书的人，要么是时日不多了，要么是不想混了。这两条，左小祖咒都不占，那只能说这人自信爆棚了，他什么也不怕，就算你把他手砍了，他还可以口述的。这家伙正值壮年，还想混得更大。   
　　2010年，是他全面插入主流的一年。祖咒正在经历一个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前所未有过的阶段。   
　　去年，他出了他使力最少的一张专辑《大事》，今年3月份，他在北京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之后，大家印象中叫得出名号的纸媒平媒网络媒，就开始轮他。   
　　因此，他正在全面获得社会名声，有人说他脾气大了，目中无人什么的。事实上，远在10年前，他远远没有这些名声的时候，脾气更大，更加目中无人。这不是什么优点，但是，他的脾气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对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换一副嘴脸。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但可能不包括你。   
　　你不得不承认，你也想活得肆无忌惮，但是你没能做到，或者说没本事做到。有些人整天躲在网络背后骂富人，骂贪污犯。事实上，自己做梦都想成为这些人，只是没机会，没能力罢了。一旦有机会，很可能比你骂的人更操蛋。   
　　就像《忧伤的老板》里的语录：有些人整天喊着民主、自由，你要真把民主给他，他比谁都昏聩。   
　　左小祖咒说《忧伤的老板》只是他的开始，以后他要多出书，搞不好每年一本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他哪天出了一本真正的自传，恐怕你惊讶的不是这家伙现在怎么会如此爆得大名，而是这家伙居然能活下来。   
　　如果你正在一脸鄙夷地看着《忧伤的老板》的内页彩照，同时又羡慕嫉妒恨：这个流氓、无赖、自大狂，怎么变得这么有名的。这对你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吉米.莫瑞森，米克.贾格尔等等伟人英雄。梵高，达利，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等大师先驱。他们并不比你多长一条鸡鸡。他们之所以跟你不同，本质上的区别是：他们不仅仅只是酒鬼，色鬼，瘾君子，赌徒而已。除此外，还有得以流传于世的作品。   
　　如果你也渴望成功，羡慕嫉妒恨，说风凉话对你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忧伤的老板》告诉我们，就算你曾经一无所有，脾气很大，目中无人，脾气古怪得像布朗运动本人，只要你成功了，这些都是你可以吹牛的资本，没成功，你就狗屎也不是，谁听谁烦。   
　　  
　　如果你看左小祖咒这家伙不顺眼，你可以努力赚钱，成为超级富豪，有一天把他的唱片全买了，当着他的面扔到茅坑里嘛。如果你觉得世道不公平，这样的流氓都可以爆得大名，你可以努力比他更有名嘛。不管怎样，你一定要相信，意淫真的是不能杀人于千里之外的。《忧伤的老板》告诉我们，不满，就要行动。   
　　你还可以在成为亿万富翁后，在左小祖咒面前砸下一箱子钱：你，把《钱歌》给大爷清唱10遍！当然，祖咒看都懒得看你。   
　　《忧伤的老板》最后告诉我们，我谁也不鸟，真他妈爽啊。

**《忧伤的老板》：狂犬之吠，源于忧伤**

邱大立

　　□乐评人，广州

**向那群下落不明的狗致敬**

　　9月初，左小祖咒今年第二次来到广州领奖，他获得2010华语[金曲奖](http://ent.sina.com.cn/f/y/GMA2009/index.shtml)的2项大奖。对左小祖咒来说，广州就是他第二个家。就在2天后，他又被《G Q》杂志评为年度音乐人。对于乐迷之外的大众来说，让他们认识这位中国摇滚的先驱代表，似乎是一件很无辜的事。现在，机会来了。8月初，左小祖咒出版了一本书《忧伤的老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忧伤的老板”是他去年获得国内无数音乐大奖的专辑《大事》中的主打歌之一。命运就是这么的奇特，1990年，20岁的左小祖咒从家乡江苏来到上海滩捞世界，“倒带子，混街头”。20年后的2010年，左小祖咒的光荣事迹已牢牢定格在中国摇滚乐的族谱里。他当年发迹的城市，以一种意外的心情，向全国人民隆重介绍了这位荣光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好搞，但摇滚师是啥玩意儿？是摇滚天师、摇滚老师，还是摇滚巫师？这是左小祖咒给自己职业的一个定位。今天这个社会，谁都是老板，你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大妈都会喊你叫老板。谁都怀着老板的心情，可老板不一定个个喜笑颜开。左小祖咒借用自己的跨年度金曲向大家解说了一个老板是怎么忧伤的，一个人是怎么忧伤的，一首歌儿是怎么忧伤的，一股劲儿是怎么忧伤的，一个故事是怎么忧伤的，一个事故是怎么忧伤的。

　　10年前，左小祖咒曾经个人印制过一本魔幻实验小说《狂犬吠墓》，限量1000，现在早已绝版了，你现在就是出1000块求购1本也找不到了。那1000个读者，就像小说中某段经典的特别注释(此处略去一千三百字)一样，无比神秘地人间蒸发了，或者说无限安全地撤退到正常人的社会中，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那1000个先驱乐迷中，很多人曾经绞尽脑汁地试图对号入座，认为那是左小祖咒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左小祖咒没有做过任何解释，在《忧伤的老板》里，他提到此书的写作灵感是他于香港回归的两天前以莫须有的原因被关进北京昌平县收容所里构思的。在《忧伤的老板》里，左小祖咒回忆道，在号里面的时候，他很着急他的狗(他在北京通州宋庄小堡村养的九条狗)，几天没吃没喝，怕它们渴死饿死。几乎每一个中国摇滚乐迷都知道，左小祖咒爱狗如命，原因不只是因为他属狗。左小祖咒从号子里出来以后，那些他挚爱的狗全跑了，用今天的一个中国新闻常见词语就是“下落不明”。我猜想，左小祖咒或许是为了向那群下落不明的狗致敬，《狂犬吠墓》的出生证明就是如此而来。而他N O乐队时代的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封面不可否认，被关押的那段魔幻日子是影响左小祖咒后来思考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一个人在临近中年，回首青春岁月时，他会发现，一个当时看似很大的事故，其实只是他一生中很小的一个故事。想当年，《狂犬吠墓》内部价30块，今天，《忧伤的老板》定价45块。10年涨了15块，在这个万事如意的时代，你觉得这个涨价空间也还算如意吧？

**皮帽是他的标志**

　　我数了一下，在250页的《忧伤的老板》里，一共配了108张图片，108页，占据全书的40%，在这个读图时代，左小祖咒绝对是与时俱进的劳模了。你还能找出什么借口说他是个怪物呢？他充满诚意地为这个国家的年轻读者做了多手准备，让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洞悉了他的一段艺术人生。这些五花八门的图片，其中十分之九是左小祖咒自己的照片或作品，其他是别人的。关于左小祖咒的图片拍摄于1993到2010年，这17年，是中国摇滚乐从地下爬到地上的一个冗长周期，也是左小祖咒从早年的狂躁怪兽茁壮成长为一代金曲歌王的一段深情岁月。这些图片，有左小祖咒早年粉嫩得可以拧出水的乐队定妆照，有从1998到2010年他参加各种演唱会音乐节的火爆照片，有惊艳的生活写真照，也有他和陈升、[陈珊妮](http://ent.sina.com.cn/s/h/f/chenshanni/index.html)、艾未未、[贾樟柯](http://ent.sina.com.cn/f/jiazhangke/index.shtml)、[韩寒](http://ent.sina.com.cn/s/m/f/hanhan/index.html)、玛丽拉·卡斯特罗(卡斯特罗的女儿)以及很多朋友的亲密合影，而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戴着一顶皮帽的。首先声明的是，左小祖咒绝不是秃顶同志，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左小祖咒拥有一头中国摇滚音乐人中最乌黑发亮的秀发(这证明他是一个极其懂得保养的人)。皮帽，早已成为了左小祖咒个人形象的一个独有标志，同时也成就了他人格魅力最动人的部分。同无数人一样，喜欢戴帽子可能只是左小祖咒的一个生活习惯。他觉得在这顶功能齐全的帽子下，他找到了无限的智慧、能量和勇气。这顶帽子，甚至给了他的歌迷一种难言的安全感；这顶油乎乎的帽子，曾经伴随着左小祖咒走南闯北；这顶颤巍巍的帽子，最后无比荣光地坐落于《忧伤的老板》封面一堆鲜花的正中央，它又像是一台神秘的飞碟，幽灵般地凝视着这个妖媚的时代。

**没读过几天书的天才**

　　《忧伤的老板》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题目来自他2008年的同名歌曲)占了全书一半，左小祖咒回忆了自己是怎么通过唱歌搞艺术而“发家致富”的，这期间，他认识了一大群后来左右中国摇滚乐发展的人物。左小祖咒当过兵，贩过打口带，他和知名音乐评论人孙孟晋、杨波都是通过倒带子(他们最初都是他的顾客)认识的。在上海混了3年后，左小祖咒跑到了北京，决定开始玩乐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全北京的乐队都在刻苦模仿美国八十年代的速度金属时，左小祖咒组建的N O乐队却把奶瓶直接对准了美国六十年代的实验噪音先驱“地下丝绒”乐团和迷幻艺术乐团“大门”，以至北京名乐评人郝舫曾经称左小祖咒为“丝绒之子”。其实很多人可能猜不到，左小祖咒在儿童时就是李谷一的狂热粉丝了。“至今都觉得她的声音很性感，特别像我的情人。”(P54)。左小祖咒从一开始就自信爆棚，1994年，香港《明报》采访他，他就放出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真正的摇滚乐是从我开始的。”他后来回忆一下，他搞摇滚折腾已快20年了，当年和他一起搞的人最后没有几个了。

　　在《忧伤的老板》的开篇语里，左小祖咒就承认他没读过几天书。但听过他音乐、看过他演出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觉得他简直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个天才。他的歌词和文字里从来不会出现一个文绉绉的字眼，全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词语，但字字落点准确有力，就算一个仅仅读过小学的人也全看得懂。如果你是第一次读他的文字，你会觉得很爽，因为你在任何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身上都找不到这种粗糙而直接的快感，它浓缩了中国劳动人民最苦大仇深的机智与抱负。他在音乐上的无师自通，让他在中国摇滚乐的历史上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复制的人。他简直就是个天生尤物，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的成功或成精证明了什么叫“多难兴邦”。左小祖咒觉得自己的运气是靠自己硬扳回来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艘船上的舵手，眼看就要翻了，人人开始跳水，油也没了，我对准油箱撒了一泡尿后船就开动了。还捞了很多鱼。”左小祖咒深知自己活在一个荒诞无比的时代。他认真写的歌，人们不爱听，他瞎写的歌，人们欢天喜地。

　　在最近的国内音乐节宣传文案中，他的最新头衔大多是“左老板”。因为从2005年开始，左小祖咒把他发表的新专辑全部定价为150块一张，所有人都认为他发财了，是左老板了。但一切是被唱片公司逼的。他的正版CD曾经被狗急跳墙的唱片公司跳楼批发价定为6块，他独立发行的专辑也曾经卖过500块一套；他是噪音，也可以是仙音；他是朋克，也可以是朋友；他是音乐的分裂主义者，也可以是舞台表演艺术家；他可以用黑色幽默解说红色愚昧，他也可以用黄泉大道来欢送金牌鼻祖。互动百科对他作品的评价是，具有“一种既轻松自如又乱七八糟的娱乐效果。”《忧伤的老板》试图告诉你，其实音乐或艺术是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人总要活在希望之中”。(P7)

以前，或者说就在几个月之前，左小祖咒的名字仍然不断地被误写成“左小诅咒”，也许有人是故意的。一个卡拉O K歌手花了五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来纠正他名字的正确写法———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诞的吗？还有什么忧伤不可以忘记呢？

豆瓣书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912669/reviews

更正 文/这么远这么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下这篇评论，我是胆战心惊，看这本书用了一天的时间，写评论却用了一个星期，整晚整晚无法入睡，总也想不出合适的话语，我不敢卖弄，这种想法真是第一次。算起来，我第一次听诅咒，是在很多年前，那还拜我的朋友推荐，记得那天我们在车里聊，他说你听过左小祖咒吗？我说没有，听着像是一个恐怖片的名字。他白我一眼，说现在可火啦，好多人都听。而且卖得巨贵，好几百一张CD。我张口就靠！   
　　   
　　回到家从网上下了几首他的歌来听，当时听完就震惊了，按照现在流行说法就是“我勒个去”，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歌，没有调子、没有内容、没有任何美感，这种歌怎么能叫歌，这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喜欢，那些人都疯了吗。当然，多年前我还在听刘德华张学友，心里都是浮云飞鸟都是游乐场摩天轮。有这样的想法比较正常，而我今天能写下来就是实话实说。   
　　   
　　然后多少年就过去了，我上了大学又被大学上了，我进入了社会又被社会进入了，几年时间一晃而过，仿佛什么都没有学到，手里握的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某段时间进入了迷茫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又在想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内心的想法，就在这样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一次听到了诅咒的歌，那个时候我已经忘记他了。当时就被词深深地打动，反复唱着一句的想法，让我差点就哭出来。   
　　   
　　当时我就在问同行的朋友，这是谁的歌，他说是左小祖咒啊，不会不知道吧，现在超级火。我摇摇头，说真的不知道。后来又觉得有点熟悉，但也想不起在哪儿听过。直到又一次去搜索，听到了多年之前的那首歌，才恍然大悟，原来早有相逢，早有相逢。   
　　   
　　那首曾经听过的歌，叫《走失的主人》。   
　　   
　　这一晃，又是很长时间，我断断续续听祖咒的歌，比起疯狂他音乐的朋友，我倒更关心他的其他创作，比如诗歌、行为艺术等等。之前看过某一个杂志的对他的专访（杂志名忘记了），看到他的家，他的生活，我惊诧他已经这么有钱了，在我印象里，他貌似一直都很穷。直到看完这本书，我才发现，其实人家早就脱贫了，只是不显山不露水，按照原话，这叫“多一百五十元你也不会富，少一百五十元你也不会穷。”   
　　   
　　我曾经看过一篇对祖咒的评论，下面有一个位兄台回复，“孔雀开屏正面挺美丽，背过去也是屁眼。”当时笑岔了气，后来据说有很多人拿这句话来形容诅咒，不知道为何。想来想去也没有缘由。也许是觉得他这几年太华丽了？还是太不低调？不管怎样，人一旦火了，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出来，就连本人都说，想都没想到。   
　　   
　　那篇专访最后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就记得祖咒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他家里的一些艺术品，我早说了我对这些更有兴趣，说起来内疚，他的专辑我就买过《大事》，听了好几遍，觉得还不错。而这本书，也是在逛街时特别去寻找，只有一家刚刚到货，马上买了，当然它没有好几百块。   
　　   
　　书的后面有韩寒的推荐语，这让我意外，是不是韩寒第一次推荐书？不太清楚。但我很早就知道，韩寒和祖咒是一卦的，他们都是中国最能折腾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身边和周遭搅得一团一团，连他们自己都快要分不清自己最想干的是什么。是赛车是写作，是代言是杂志，是音乐是艺术，是诗歌是影像。   
　　   
　　祖咒是一个怪物，怎么讲呢，只有他会把跑调唱出自己的风格，每一次的音乐都让人惊讶，都让人觉得无从捉摸，而歌词当中有暗藏了许多我们常见的现象，他好像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别人看似无法融合的东西放在一起，乍听之下觉得无法入耳并且十分的突兀，而当你放下一段时间，再回头去听，却又觉得一切刚刚好。你怎么不会说，他真有自己的一手。比如《钱歌》当中“借钱给朋友就会失去钱失去朋友”，真的是唱得我快要哭出来了。书的腰封上写，这是中国文艺青年的精神领袖，试问，谁敢这么说？我想也只有诅咒了。   
　　   
　　我最敬佩祖咒的地方，就在于他的那种实验精神，一本三天写完的书，有人肯定会问这钱会不会太好赚了？但，话又说出来，三天就能写完的的东西，干嘛非要等到三年？这不是浪费时间欺骗读者么？所以，他就敢说，这是我三天写出来的。如果换做是其他人，说不定会说，构思用了三天，然后开始写，写了一年写完，写得心力交瘁无法无天。   
　　   
　　如果你不了解祖咒，那么看看此书，应该是个很好的途径。但对于关心周边多过音乐的我来说，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在一些访问等等当中就略知一二了，但是我依然一字一句看完了他，连一些宣传语都看进去，合上书的时候，激动的很，不知道为什么激动，就是感觉唤醒内心当中的某个点，这个点沉睡了好多年，我马上在微薄上说，看完了诅咒的新书，一定要写下点什么，没有人约也写。   
　　   
　　但是，真的要写的时候，却怎么也写不了。我有什么可写的？我才22岁，实话说我还不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在很多人眼里我依然是个小屁孩，但是我觉得自己牛逼轰轰不得了。但我依然写不了，我没法评论诅咒，这不是我能评论得了的，我有的是自知之明。他二十年的奋斗史，他笔下看似幽默但是又无比辛酸的往事，我怎么能评价得了？   
　　   
　　这本书看完，我只能说，祖咒和现在叱咤风云的人（你们自行对号入座）一样，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再加上自己的勤劳、风格等等因素。如果把初出茅庐的他放到今天，我想最后只能成为一个怀揣着音乐梦想的普通人。时代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人，但也不会轻易造就一个人，诅咒的今天，不得不说，是与时代、是他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   
　　   
　　他写了自己的许多年，直白的骂了人，讲了事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他肯定以为，有话不直说绕弯子，甚至有话不说，才是真正的二。诅咒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没少得罪人，但也朋友遍天下，这种人我身边就有，你别期望能够从他嘴里听到什么好话，但字字见血，你会看透自己。诅咒音乐的那种共鸣感，就是来自于这种直接。   
　　   
　　有人说祖咒已经走出了摇滚的圈子，成为了一个文化领袖。但我觉得，他不会离开音乐界，离开了，他就不再是祖咒。他文化领袖的称号，或者是光环，都是源于此。而他也知道自己唱歌跑调，连他自己都说，曾轶可都火了，怎么有人还拿着我跑调说事儿。而能够跑出水平，跑出风格，就够了。   
　　   
　　而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北京艺术圈子的兴起和没落，各种小团体的兴建和解散，都在祖咒自己的故事当中得以体现，我不觉得这是刻意为之，因为他就是这么生活的，他必须写出来这些事件，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他要写，否则就不是他的故事。如果有人拿着这个说事儿，那就太没劲。   
　　   
　　他书中写，他的朋友对他说，那些批评家都不敢批评祖咒，非要看看大家怎么骂他，才能下笔。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了，你敢作对？可以，等着被骂。你支持？可以，也等着被骂。反正都是骂，做做好人又何妨？你光着膀子替他吆喝，和你光着屁股使劲骂，是一个性质。   
　　   
　　时代不同了，现在早已经不是九十年代那种相对封闭的时候了，音乐圈子里已经不再那么单纯，就是文艺圈子、娱乐圈子、文学圈子、这个圈子那个圈子，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圈子圈住了人，圈出了各种潜规则，圈走了钱和权力，圈来了一波一波梦想着发财和成为明星的傻人儿。   
　　   
　　就在那样的时代，也会有张洹合马六明的事情，何况是现在，所以，祖咒才显得格外不同和真实。他敢说深感羞耻，他敢骂崔健，他敢直说97年的政治敏感，换做你，你敢么？这本就是一个张嘴就来张手就拿的世界，你拿走多少，最后都要还回去。不是有句话，出来混，最终都要还的。   
　　   
　　不敢多说了，我毕竟是胆小的人，而且我随遇而安，身上的那些棱角早就没有了。我得谢谢祖咒，一开始我说看完书我觉得激动，现在我明白，那个点，那种激动，叫做愤怒，对时代的愤怒，对音乐的愤怒，对人世的愤怒等等。   
　　   
　　人在很多时候，少的就是一股子愤怒的劲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书的155页夹着一张纸条，是编辑部的更正说明，155页有一个字没有印刷上，特此致歉。我也要更正：我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第一次听到了祖咒的歌，由于当时年少轻狂，无法无天，出口狂语，悔不当初，特此更正，并致歉。   
　　   
　　【新浪专稿】